

國。如果為了擴大影響，則舉行十國集團會議也未嘗不可，何以限於六國？這也是待解之謎。但是，不是不可推測之謎。

這次會議，至少增進了各國的相互瞭解，消除了不少不必要的矛盾。無疑是國際關係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對於當前這樣重大的經濟問題，自難免有見仁見智之別。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說：『當高峯會議的參加者為經濟復蘇而舉杯的時候，美國的失業人數達八百萬，失業率達八·六%。當他們宣稱膨脹為不可接受的時候，消費者物價高漲到在兩年前可以使人震驚的程度。當他們宣稱合作以減輕對外國能源依賴的時候，阿拉伯領導下的石油卡特爾還在前所未有的抓緊了工業化世界的生命血液——石油。這些都是艱難的經濟事實，不是高峯會議所能予以改變的。』評論的最後一段說：『歷史透露，倫巴勒別宮是某些過往領袖淪亡的站頭。拿破崙在一八一五年被放逐的前夜，是在倫巴勒宮渡其在法國的最後一宿。查理十世皇帝一九三〇年是在倫巴勒宮的大廳簽署其退位書，

82-83.

註②James P. Gannon, Richard F. Janssen, and Norman Pearlstine, *Economic Summit: Leaders of West, Japan Meet Saturday for Talk on Slump and Infl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3, 1975.

註③宣言原文見*The Japan Times*, Nov. 19, 1975.

註④James P. Gannon, *Creating a Myth at Rambouillet*, *Wall Street Journal* 24, 1975.

這大廳正是高峯會議與會者進晚宴的場所。』④

這種評論未免過於悲觀。

事實上，執政者對於客觀存在的困難，只能盡力去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藥到病除的良方是難以期望的。倫巴勒會議無論如何是頗獲進展的一個步驟。當然，還有賴於今後的實際作爲。

註①參考：World in Slump, *The Economist*, Nov. 15, 1975, pp.

沙達特訪美、歐與中東和平前途

石 樂 三

埃及總統沙達特十月廿六日訪美，係報聘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去年夏天訪問開羅。這在現代史中兩國元首的互相訪問，尚屬創舉。在十天訪美中，沙達特和福特先後舉行了五次會談，一次向國會發表演說，更數次與各界領袖們會晤，頗得美國朝野上下的好感。所以沙達特的訪美，不但增進了兩國政府與民間的友情，同時亦給中東和平前途帶來了新希望。

對美國懷有厭惡心理。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美國與埃及之間的關係，是起伏不定的。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英法帝國主義者曾取代鄂圖曼帝國的地位，在中東劃分了其勢力範圍，播下了阿拉伯人仇視西方的種子；但美國却

能本着其愛好自由的傳統精神，反對任何強權奪去任何弱國的領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之後，英國一面宣布解除對巴勒斯坦之托管，一面扶持猶太人立國運動，結果引起了一九四七—四八年阿猶戰爭。

當以色列誕生之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首先給予承認，並支持其進入聯合國，因而使阿拉伯人對美國所持公理正義精神改觀，從而導致了阿拉伯人其大阿拉伯主義的理想。

一九五二年七月埃及革命成功之後，蘇俄勢力侵入中東，而以埃及為爭取之主要目標。納瑟當權時，曾經準備擴充軍備，加強國防力量，以實現蘇俄為拉攏納瑟，乃乘機而入，遂於一九五五年對埃及提供軍事和經濟

的援助。

華盛頓方面，對埃及開始接受莫斯科的軍事援助，頗表不滿。而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在激怒之下，決然地，於一九五六年曾將美國原定協助埃及建立阿斯萬水壩（Aswan Dam）計劃取消。蘇俄跟着就給予埃及財政援助來完成這項計劃。從此美國與埃及關係陷於低潮。

埃及一九五六六年宣布將蘇彝士運河收回國有之後，英、法聯軍立即採取行動，一舉攻佔了運河北端，並大肆轟炸埃及各大城市；同時以色列軍隊亦參加此一運河戰爭，相機攫取了西奈半島。但在美國壓力之下，英法聯軍被迫全部撤退。而唯有以色列堅不撤退，美國前總統艾森豪當時曾以最後通牒照會以色列政府，限其迅速自西奈撤軍；否則，美國則對以色列停止一切援助。以色列在此重大壓力下，不得已始於一九五七年自西奈撤退。

一九五八年，美國為積極改善對埃及的關係，曾提供技術援助，並給予大筆借款及糧食贈與，於是，兩國關係趨於好轉。

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爆發後，納瑟譴責美國直接介入協助以色列作戰，埃及與美國隨即斷絕外交關係。其他阿拉伯急進派國家，包括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等國，亦都相繼採取了同樣行動。至此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陷於最低潮。

一九七二年，開羅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突趨惡化，沙達特曾下令驅逐了兩萬名蘇俄軍事顧問。此舉暗示埃及有意與華盛頓接近，而逐漸與莫斯科相疎遠。當時華府未曾理會沙達特的意向，竟失掉了此一良機。

翌年中東十月戰爭爆發，埃及與敘利亞首先採取攻勢，埃軍一舉攻陷蘇彝士運河東岸以色列馬萊夫防線，敘軍亦一度收復了戈蘭高地省會奎尼特拉重鎮。以色列處此空前之危局，幸賴尼克森立即下令，緊急空運大批武器支持以色列作戰，於是，戰局丕變，迅速扭轉了以色列的不利局勢。這場戰爭，經過十九天的搏鬥，有賴於美國外交的努力，終於達成停火談判，並產生一個由美俄主持的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Geneva Middle East Peace Conference）。

一九七四年開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從事「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結果達成了一項埃及第一階段軍事隔離協定。美埃兩國隨之恢復了外交關係；不久尼克森前往埃及訪問；美國對埃及提供了二億五千萬美元援助。

元援助。

一九七五年，福特總統與沙達特總統在奧京薩爾斯堡（Salzburg）舉行會談，曾為和平解決中東問題開創了新機。緊接着，季辛吉國務卿再度展開了中東穿梭外交，終於促成了第二階段的埃及臨時和平協定。沙達特遂行決定十月廿六日正式訪美。

迄之於今，美埃兩國關係之發展，在外交史上可謂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而這種關係仍在繼續發展之中。

一 沙達特訪美、歐的目的

十月廿五日，沙達特總統從開羅啓程訪美，途經巴黎時逗留廿四小時，曾與法總統季斯卡作一次重要會談，翌日抵達美國。在結束十天訪美之後，歸途中在倫敦訪問三天，曾與英國首相韋爾遜舉行會談。

當啟程之前，沙達特告訴記者說，他這次訪問美國的目的，是在尋求美國「諒解和友情」，而不是向美國伸出乞援之手的。

在抵達美國與福特總統及各界人士會晤之後，他亦代表埃及及其人民表達了三點願望①：

——埃及願望中東和平。

——埃及願作美國的親密友人。

——但埃及亦需要美國提出兩項證明，一是美國意願在中東追求一個「不偏不倚的」政策，二是美國意願繼續致力談判來達成持久和平的目的。

其實，沙達特訪美最重要的目的，仍在向美國要求給予經軍援助，以及繼續尋求解決中東問題的途徑。

先就經濟而言，埃及是先天貧瘠國家，資源有限，尼羅河沿岸耕地無多，不足以供多數農民之需求；其他工業及觀光事業，年來受戰爭影響，亦陷於一蹶不振的狀態。埃及人口高達三千七百萬，而人口出生率最大。國民生產毛額以一百億美元計算②，平均每人所得不過二百七十美元，以目前埃及生活程度之高，實不足維持最低生活之水準。再以貿易而論，今（一九七五）年輸入額可達五十二億美元③，與可能輸出額十七億美元④相較，仍有絕大之逆差。至於債務問題更為嚴重，埃及受最後兩次戰爭影響，債台高築，迄今已達九十二億美元⑤之巨，幾與國民生產毛額相差無幾。此外，計劃中

的蘇彝士運河興建工程，建設費用浩大，需要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大量投資。凡此種種，都是沙達特總統必需當面和福特總統磋商的重大問題。

次就軍事而言，二十年來，埃及所需的武器裝備，一直是由蘇俄供應的。但自蘇俄軍事顧問被沙達特驅走之後，俄埃兩國關係逐漸冷淡，迄之於今，兩國已陷於凍結狀態。沙達特在華盛頓答復記者說，俄埃雙方的基本歧見有二(6)：蘇俄拒予補充埃及在中東十月戰爭中損失的武器；蘇俄亦不考慮對埃及恢復其經濟援助。埃及處此極為劣勢之下，亦不得不向華府提出武器援助的要求，以代替蘇俄對埃及軍援的地位。

再就中東和平談判而言，九月所達成的西奈臨時和平協定，無疑地，沙達特總統冒有若干潛在的危險性。因此，沙達特必須促使福特政府繼續進行和平談判，不但要達成一項戈蘭高地新隔軍協定，甚至亦要解決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等問題。此外，沙達特更強調巴勒斯坦問題為中東的「核心」問題，故要求美國允許在未來的日內瓦和議中有巴解組織代表參加。唯有這樣做，才能重行取信於急進派阿拉伯領袖們（包括巴解組織領袖在內），證明他並非想要犧牲他的阿拉伯弟兄們，而單獨與以色列談和。

尤其重要的，他希望能夠使美國朝野上下相信他是一位溫和阿拉伯領袖人物，有誠意和美國建立新的關係，亦有決心謀求中東的持久和平。他更認為，美國因維持中東和平所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

至於沙達特在赴美途中順道訪問法英兩國，亦是有其重要的意義。其目的是在獲求新式武器的來源。在起程赴美前他曾公開表明，倘若他此行不能從美國獲得新式武器，他就要設法從英法或別國取得這種武器了。他的另一個目的，是想拉攏英法兩國在未來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的場面真是前所未有的。

不可否認的，沙達特這次三國之行，是一次成功的訪問。當他載譽返抵開羅之時，約有百萬羣衆夾道歡迎，並以「和平勇士」相呼。如此盛大歡迎的場面真是前所未有的。

二 沙達特訪美、歐的成就

不能完全改變美國對以色列傳統上的支持，但至少美國在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將採取「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8)。

他在美國國會的演說中，贏得了兩黨議員們的多次掌聲。他首先強調巴勒斯坦問題是整個「中東」紛爭的核心。凡是忽略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其結果必將「招致暴行，否定主義和極端主義（violence, negativism and extremism）」(9)。

在科學方面，美國提供埃及兩座核子反應爐，限定專用於和平用途，這是沙達特訪美之行的最大收穫，因為美國提供最新的科學知識和設備，是埃及前所未有的。

在經濟援助方面，美國同意以價值九千八百十萬美元(10)作為對埃及的經濟援助，其中包括購買美國大麥、麵粉和煙草等。又對埃及提供七億五千萬美元(11)經濟援助。此項援助款項已正式列入下年度援外法案之中，正待國會審議。

至於沙達特原擬以沙烏地阿拉伯及各地石油國家提供四十億美元(12)向美國購買新式武器一節，顯然未獲華府的承諾，但福特總統已允予以考慮，容待以後決定。對此沙達特因熟悉美國的政局，故不急於期望在目前形勢下，獲得美國新武器的供應，可能待明年美國總統大選後始有希望。在沙達特訪美前夕，季辛吉國務卿已向以色列提出保證說(13)，美國最少在一年內，不想把武器售予埃及。

總之，沙達特之訪美收穫，是精神大於物質的。而其外交上之巧妙運用，已充分顯示他的政治家風度了。

在法國，沙達特僅停留廿四小時，曾與法總統季斯卡交換中東情勢之意見，並檢討法埃之間談判在埃建造核子發電廠和武器工廠的進展。這兩位領袖早已維持了良好關係，沙達特今年二月首次正式訪問巴黎時，曾向法國訂購新式武器(14)，包括四十四架幻象式F—1戰鬥機，四十二架直昇機及其他軍事裝備。

在英國，沙達特訪問了三天，這是他首次訪問英倫。沙達特在與韋爾遜首相數度會談中，他從工黨政府獲得兩項保證(15)：一是英國儘力支持沙達特在最近達成的西奈協定中他所能運用的部份；二是英國對埃及保證全力支持作更緊密的經濟、商務、貿易關係，以及準備增加對埃及武器的售與。

據英埃兩國外交人士透露，韋爾遜與沙達特原則同意下列各點⑩：

——英國將作有利的考慮對埃及提供所需的武器，其中包括英法合作製造中的攻擊性「美洲虎」(Jauar)戰鬥機，每架價值六百萬美元。

——埃及新設立「阿拉伯軍事工業化組織」(Arab Military Industrialization Organization—AMIO)，需要英國工廠協同製造精密的武器包括直昇機、訓練機及裝甲車輛等。所有製造經費均由該組織會員國沙烏地阿拉伯、卡塔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負擔。

——埃及向英國獲求新知與技能，並購買專利權與特許權，使埃及變成中東的工業化工廠。由於英國不能提供這筆巨大的投資，沙達特確認其阿拉伯夥伴們將在「阿拉伯軍事工業化組織」中提供財政上的需要。對於這點，韋爾遜已應允提供英國專家協同探勘在埃及境內蘊藏的鈾礦及磷礦。英國協同發展埃及的鈾礦資源，可以供作將由美國支持的原子反應爐的原料用途。

除此以外，英國亦願協助埃及修理與重裝數百輛俄製T三四型坦克車。這些都是英國工黨政府對中東武器禁運政策上的基本改變。

以色列對英國與埃及價值二十一億美元的武器交易表示關切。當以色列今年六月發覺英國與埃及間可能有武器交易時，曾立即向英工黨政府提出抗議⑪。

沙達特此次兼程訪問法英兩國所獲致的成就，尤其英國同意對埃及提供武器及科學技能，足可補救美國不以武器售埃及的缺欠。總括說來，沙達特這次訪問三國的成就，可謂滿意甚至超過其原有對埃及本身的期望。但美中不足的，沙達特始終未能說服福特政府，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出席未來的日内瓦中東和平會議，這是他唯一遭到的重大挫折。

四 國際輿論的反應

國際輿論界，對沙達特這次歷史性的訪美，一致表示重視。各大報都有社論加以分析。

倫敦泰晤士報在十月廿八日社論中指出，沙達特訪問華盛頓，在兩個水平上，是一樁重要的事。第一是象徵性的，儘管從前納瑟曾向聯大發表過演說，可是，沙達特是答訪尼克森去年訪埃及的第一位訪美的埃及總統。這種交換的訪問，象徵埃及外交在近數年來有了急劇的變化。

沙達特的意向轉變，顯然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後開始的。他為了使

美國優先支持埃及並犧牲其與蘇俄同盟的關係，會將美國在對埃及戰略上的任務，從次要升高到主要的地位。這似乎是在其政治哲學中的不變事物，這項策略若是值得被採用，那就是百分之百值得採取的。

就埃及與蘇俄同盟及十月戰爭而言，這場戰爭是必需的。它動搖了美國人對中東洋洋自得心理，並迫使他們自動參加了尋求解決這場戰爭之道。倘埃及能贏得這場戰爭，兩國的同盟是不可缺少的。沙達特在心理上或許不願與蘇俄簽訂長期友好條約，但結果他却跑到其前任者（指納瑟）前面去了。

當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時，由於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使美國體認到其本身支持以色列作戰的嚴重後果。而阿拉伯國家亦認為由美國協同談判之時機成熟；同時沙達特自信唯有他能够贏得美國的信賴，來對以色列發生制衡作用。

尼克森和福特兩位總統，在季辛吉引領下，都曾經抓住了談判的機會，亦唯有如此，才能在戰術上擊敗蘇俄。當時美國國會或存有疑慮，但華府卻把沙達特視為心腹，勝過任何其他外國領袖。如今埃及與美國關係之和諧，是兩年前所難以想像的。而正因這種和諧的關係，現在華盛頓給予沙達特特殊禮遇，是一個適合的象徵。

其次是這次訪問亦有其實際的重要性。沙達特處在一個赤貧國家領袖的地位，以及逐漸難以控制的阿拉伯聯盟的環境中，這種情形，不允許他對既得之榮譽感到滿足。他必定要緊握着從他的策略中所獲得的結果。因而他將利用這次訪問來取信於美國人，就是由美國人手中獲得的唯一是付給現款，而未來的付現亦不能拖得太遠。他要求付現的方式，是經濟援助，售予武器，再加上以色列進一步的讓步。這些都是他必須拿回來安撫他的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人盟友。

美國政府若沒有國會支持，就不能開始交付任何物件，因而沙達特似乎要特別向國會和美國輿論界爭取好感。倘能够用他平素坦誠的誘惑力來說動他們，則經濟援助應該沒有多大的問題。至於出售武器問題，美國仍須經過一番慎審的處理，而似乎要等待福特當選下任總統後始能決定。但以色列的讓步，畢竟是沙達特戰略中最重要的部份，也是美國最感棘手的一個問題。未來美埃新建立的特殊關係有賴於此。

十一月八日紐約時報以「沙達特訪問」為題評論說：埃及與美國已經為兩國密切關係建立了基礎，這是廿年來所僅見的。但是，當前一個緊要問題，將支配未來數月的阿、以外交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地位，這兩國對此問題必須開始行動。

沙達特的十天訪問，旨在尋求美國的軍事支援，使埃及希望能取代仰賴蘇俄長期武器供應的地位。沙達特深悉他此刻要想迫使福特政府售予大量武器，將會遭到一些困窘的。

美國外交家堅持其信心，應將達成敘以之間的臨時和平協議列為下次和談的中心議題，但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仍擯斥這項談判，這顯示他反對以色列所堅持的安全邊界。倘任何進一步外交行動是可能的，則必須循其他較邊界問題更重要的行動方針進行。

沙達特此行的使命，試圖喚醒美國談判巴勒斯坦問題之時機已屆。倘美國對此給予適當的表示，則會增強沙達特在阿拉伯國家中被懷疑的地位。阿薩德總統亦不時從大馬士革方面為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而呼喊。

顯然地，極端的巴勒斯坦份子主張消滅以色列；相對地，以色列亦堅決不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作任何的接觸，所以很難找出和解的方法。

但是，如果外交力量和幻覺能穿過西奈半島，而進一步探測更基本的問題，則調處中東問題的新趨勢是不無前途的。

五 中東和平前途

中東和平面臨兩種挑戰，一是戈蘭高地新隔軍談判，另是約旦河西岸及加薩地區的和平談判。

這兩種問題對沙達特訪美來說，可能比他向美爭取武器援助還重要，因為他仍然可從其他國家獲得武器的來源。但他訪美的結果，對這兩種問題似未能如願以償。

關於戈蘭高地新隔軍問題，據來自開羅方面外交界消息，敘利亞總統阿

薩德與美國總統福特很有可能於十一月在巴黎會談，尋求解決敘利亞前線問題。華盛頓方面亦不否認美國總統曾邀請敘利亞總統在巴黎會談，但大馬士革似已拒絕了任何對這項建議的答復。在短短一個月之中，阿薩德曾連續訪問了

捷克與莫斯科；而在十月初旬他又偕同外交、國防兩部長訪問莫斯科，他自己在莫斯科停留了廿四小時，其他兩部長仍繼續與莫斯科當局商討蘇俄對敘利亞提供新式武器問題，以及如何加深對埃及的孤立地位。這是阿薩德拒與福特會談的主要原因。

十月十八日，阿薩德首次承認，蘇俄將以新式武器供應敘利亞。華盛頓方面最近亦報導，蘇俄不久將以一中隊超音速二五型米格噴射機供應敘利亞，這種最新式飛機將由蘇俄駕駛員操作。這顯示了蘇俄蓄意破壞美國從中調停敘利亞與以色列間的新隔軍談判。

敘利亞方面，阿薩德總統最近提出一項要求，任何未來新的中東和談應

本着新的法律基礎。他堅持主張以色列必須自所有佔領阿拉伯領土撤退，並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權利。同時他也提出修正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七年與一九七三年先後通過的第二四二及三三五號決議案，尤其二四二號決議案所列的承認在安全及被承認的邊界以內的以色列，以交換以色列撤退阿拉伯領土的條件。

敘利亞認定第二四二號決議案中所列的「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是含糊不清的，故要求將此條修正為「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自決」。美國與以色列均主張維持原決議案。

以色列方面，拉賓總理不反對進行戈蘭高地的新隔軍談判，但在其佔領區內僅能作「粉飾性」(cosmetic)改變的讓步，而決不考慮自任何戈蘭高地的十八個遷徙區撤退。

至于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隔軍談判問題，去年十月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開的阿拉伯高峯會議，曾經一致決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亦就是說該組織有權在西岸及加薩建立一個巴勒斯坦的新政府。這一決議案，無疑地，否定了胡笙國王原擬由該地區人民自決的計

劃。

巴解組織政治委員會主委卡都米(Farouk Kaddoumi)最近在聯大答復記者詢問時說，巴解組織不承認以色列之存在，巴勒斯坦人民早已成為以

色列的犧牲品，尤何能與之談判？他呼籲聯合國迫使以色列和美國改變其政策，這項壓力包括「對以色列會員國的停止」。以色列今年不能被擯除於聯合國，「讓我們再等一年。」⁽²⁾

埃及總統沙達特在華盛頓已當面要求福特總統早日重行召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並允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出席。同時沙達特向聯大演說時亦作同樣的呼籲。

蘇俄亦曾於十一月九日正式向美國建議，重開日內瓦和平會議包括「巴解組織代表」在內。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最近表示，「我們準備重行召開日內瓦和平會議，但不要巴解組織參加。」他也在美參院中透露，美國正在致力於打破敘利亞與以色列間的談判僵局之中，並於日內分別召回美駐敘、約、以三國大使，進行磋商和談問題。

現在聯合國祕書長華德翰已抵達中東作六天訪問，其主要目的是在設法延長聯合國和平部隊駐在戈蘭高地之期限，以緩和目前中東之緊張情勢。

的確，華德翰這次任務極為艱鉅，能否獲得成功，要看他說服敘以雙方的讓步程度為止。

依照目前情勢看來，有兩件事不但可以阻撓戈蘭高地談判的進行，同時亦會增加中東新危機。

第一件是，在最近一週內，以色列飛機已經有三次連續越過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天空，顯示有介入黎巴嫩內戰之跡象。此一行動很可能導致敘利亞的報復行動。

第二件是，正當華德翰赴中東斡旋和平的前夕，巴游份子突於十一月廿一日自敘境進入戈蘭高地，襲擊以色列遷徙區，結果殺害了三名學童，二名負有重傷，已引起以色列人的激怒。以色列政府已向聯合國提出嚴重抗議。

倘此種事件再度發生，以色列飛機可能侵入敘境轟炸巴游陣地。

當前之急務，一面延長聯合國和平部隊之限期，一面促成戈蘭高地之新隔軍協議。但為謀求中東持久和平計，必須更進一步推展解決全盤中東問題，而解決此一問題之基本方法，必須設法使巴解組織放棄其毀滅以色列，並承認後者的生存權利；反之，以色列亦須承認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並准其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地區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最後

阿以雙方締結一項和平條約。唯有如此，纔能獲致中東和平。

註①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3, 1975, p.59.

註② ——⑤ U.S. News & World Report, Oct. 2, 1975, p.55.

註⑥ The Times, London Oct. 27, 1975, From Sermon Winchester, Washington.

註⑦ New York, Chicago, Houston and Jacksonville, Fla.

註⑧ Washington, Nov. 6, 1975, (NYT) by Henry Tanner.

註⑨ Washington, Nov. 5, (AP).

註⑩ Washington, Nov. 6, 1975, (NYT) News Analysis, by Henry Tanner.

註⑪ The Japan Times, Oct. 26, 1975.

註⑫ Washington, Oct. 21, 1975, (NYT).

註⑬ The Japan Times, Oct. 27, 1975.

註⑭ London, Nov. 8, 1975, (Reuters).

註⑮ London, Nov. 8, 1975, (AP).

註⑯ Tel Aviv, Nov. 9, 1975, (UPI).

註⑰ Cairo, Nov. 16, 1975, (UPI).

註⑱ Washington, Nov. 17, 1975, (AFP).

註⑲ U.N.-Nov. 7, 1975, (AP).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完稿

認識中南美洲

著者王建勳

本書係採用中南美洲最新資料，自一九六六年開始至一九七一年所先後在本刊撰寫的論文彙集成輯，凡卅萬言。無論在政情方面，或國際關係方面，以及國際共黨在拉丁美洲的滲透與顛覆方面，均有周延而精闢的分析。現已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平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五十四元

總經銷 台灣商務印書館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一〇五號